

## 母雞

◆ Fog

蛋。

沒錯，眼前是一顆渾圓、工整的蛋。仔細看，有些分泌物沾染在潔白、富含鈣質的硬殼上。

進來，出去。進來，有些目光停了下來，從未知的遠方，凝視眼前這顆蛋、這一顆，平凡而安靜的蛋。

一隻手伸進來，拾起他。倏忽亮起溫潤燈光，光透過蛋殼穿入蛋內將螢幕染成紅色，蛋裡頭有胚胎發育的跡象。

「十八日，check。OK 掰。」彰一對著空無一人的房間說話，將鈍端朝四十五度角，輕輕放回溫度 37.5 度、濕度 72%，精準制約的人工孵蛋機內，持續旋轉。

今天是彰一連續直播的第三日，不重複觀看數上升 60%，三人致贈飛船與玫瑰，粉絲人數增加四人，來到一千一百六十八人。

十八天前，彰一靠躺在後山埤租處的床上，手裡拿著這顆蛋，仔細端詳著。這顆蛋是砲友送他的，準確來說是他央求來的。從木柵山邊小套房的廁所，在清晨時分熱騰騰誕下，偷來的。

砲友正在棉被裡吸吮、把玩他垂軟的蛋蛋。

「真的會孵出來？」

「拜託，專業養雞戶，信我就對了。欸母狗。第三次可以嗎？」

「滾開，狗你媽。」彰一將砲友踹向床沿。延伸，是斑駁骯髒的陽臺，彰一想著要是能再待在臺北，說不定就能在陽臺搞出他夢想的雞舍出來。

他們是在北京清華認識的，當時彰一碩二，研究城市理論，方子從政大來交換，一邊實習。起初彰一對他沒什麼印象，就像許多交手過的中國人一樣，技巧普通、尺寸也很一般，只差沒在射精時發出「操」的嘶吼。國際學生舍上鋪，每當完事，方子都會挽著彰一，滑著手機相簿，一邊分享足球、鸚鵡、濕冷的文山區……，一些不關彰一的瑣事。

「字節跳動？」當時沒什麼人知曉這間公司。

「製作短影片的公司，過幾天，要去印度出差，你乖點、小母狗。」

「別回來了。」門口傳來開鎖聲，兩人連滾帶爬掀開蚊帳，整理衣領。

彰一開始對方子有興趣，是有次完事，滑到相簿一整排關於雞下蛋的影片。

點開其中一隻影片，昏暗暖燈下一隻肉髯豐肥、雞冠紅豔的母雞發出嗚咽的聲音。當時彰一瞪大雙眼，在方子的臂彎裡，不斷縮放暫停影片。對這個養雞的男人產生了好奇。

漸漸他們做愛完，偶爾會約吃飯，兩個人雖沒什麼共通點，卻算是对文字有著某種信仰的人。在清華紫荊園的地下餐廳，有陣子彰一會幫方子看道南文學獎的文章，提出修改的建議。那時他們的感情愈加升溫，一同前往內蒙古旅行，還約好以後去木柵動物園看原雞，馴化前的雞。

終究不是這個男人。

過沒多久，方子離京回臺。緊接著疫情爆發，彰一把北京城市的數據模型擱在研究室，行李丟在宿舍，亂慌慌地甚麼也沒收拾完，便返回斗六家中，兩人不在同一座城市，也不怎麼刻意見面了。

據統計，IG擁有最多讚的貼文是由英國母雞Henrietta 誕下的，一顆素淨、平凡的蛋。直到最近，才被世足賽奪冠的梅西超越。決賽那晚，久未重逢的兩人在蛋黃區擁擠的餐酒館偶遇，OO，人群擠在一塊，四處充滿品論兩隊王牌球星的嘈雜聲。關於姆巴佩，大抵繞不開緋聞、Ines Rau、隆起的褲襠。4:2，當梅西親吻大力神盃，大家下的標籤是純情、技巧高超、小個子英雄。半夜兩人喝得醉醺醺的。攙扶著彼此離開信義區、腳步凌亂地經由中坡北路、鑽進沒落五分埔巷弄，到處是一包包廉價衣服的氣味，褲頭鬆落。玻璃櫥窗內的人形模特兒靜悄悄目睹一切：「不會有人討論梅西的下體。」方子用挺立的反應，塞進彰一試圖發出聲響的口腔裡。進來、出去、進來。

返臺後的彰一，雖懷有文藝少年時的夢想，投稿地方文學獎、副刊，也試過將履歷寄至文學雜誌、或是新媒體社，卻連一點回音都沒有。在斗六窩身一年，好不容易找到一間位於雙連新創公司的實習職位。那間號稱從矽谷返臺的美商開發了一套人工智能系統，將專業早療師的建議與發展遲緩兒童配對媒合，據說能夠藉由線上AI發聲方式，讓慢飛兒童重回正軌。

彰一以為進到公司，是擔任流程研究員、或是app設計師，找出顧客與孩童的痛點、在1080\*1200的像素格裡編織邏輯、或是在AS的手機螢幕畫面，製作不同按鈕的互動關係。沒想到大部分時間，他都只是在畫企鵝。公司logo上的那隻，戴眼鏡的企鵝。實習生不僅沒有勞健保，實習津貼連基本工資的三分之一都不到。每天下班經過寧夏夜市，他只敢點一碗雞肉飯、羨慕旁邊的情侶一人一口蔥仔蛋、蝦仁蛋包湯、外帶炸得熱呼呼的蛋黃芋餅。

鄉下的信箱持續收到國民年金待繳的單子。過不久，繳不出房租，彰一只能聽吳姐的話，回家裡幫忙直播帶貨。

雞。

吳姐民國五十八年生，生肖屬雞。彰一民國八十二年生。不僅也屬雞，掃到雞尾的他，比同屆屬狗的人還多當了八個月的兵。「真衰。」儘管兩人生肖相同，個性卻迥異地誇張。

吳姐是那種，會把所有標籤往身上攬的人。企管博士、TIQS顧問師、創業導師，只要將身分一一擺出來，大家都能感受到她的氣勢。至少她的粉絲，常常到彰一的直播間，談論吳博士的事情、追隨吳姐的一言一行。

彰一開始創建帳號時，吳姐便給彰一設定了一個目標，一千粉絲。一千粉絲是門檻，是能夠打開鏡頭直播、對粉絲說話、傳送思維或觀念的基礎基數。為了達到一千個粉絲，必須拍短影片，用濾鏡、特效、以及口條，組合成吸引人的內容，來增加自然流量。在去中心化的平臺上，每支影片發布，都是一次爆紅的機會。

吳姐的「吳姐談創業」創建不到一個月，就因為一部「有錢人會平常都在做的三個小動作」短影片，獲得了三百八十萬次的觀看，收穫各式各樣的粉絲。吳姐每天固定從網路上採集資訊、放進線上讀字app裡，然後唸誦出來，在「總裁思維」的穩固包裝下，吳姐拼貼的致富訣竅或是再製的品性小語，漸漸吸納出一群死忠粉絲，每天光臨吳姐的帳號、在她的直播間聯播互動。愈做愈大，吳姐手中的領鉢、艾草水、或是喉糖，都有了不錯的業績。

彰一剛創立的帳號，卻是個模糊不清的所在。他首先拍了每天介紹一本書的短影片，很快就意識到，他從書櫃拍落灰塵取下的書，遠遠比不上移工在工業區裡快速、反覆折疊的紙箱；或是夜市攤主老闆五顏六色亮晶晶的球池。吳姐勸他換個定位，彰一開始嚐遍台糖的冰棒、假日開車到西螺買醬油看大橋，臺西吹六輕的煙風，一下又轉跳流行的K-pop舞蹈，但他的帳號觀看數量，總是毫無波瀾，他所提供的內容，平凡地毫不顯眼。

就像那顆放在人工孵蛋機的蛋一樣，旋轉著，不期待有什麼會真正發育出來。

蛋，有天發生了奇蹟。

那一天，彰一將蛋取出，晃了晃，然後拿著照蛋器觀察，蛋黃的動靜，接著不期待的放回原位，並隨意把錄製好、

未經剪輯的影片發布到平臺上，便迷糊睡去，沒半小時，手機震響。

彰一惺忪中接起電話。「恭喜你，獲得了散文獎，請於下月三十號，到臺北領獎。」那是他在臺北的公寓，從壓抑的空中抓取的字句，記錄下受困疫情，北上打工族的真實樣態。突然激動、感覺頭痛、一時之間不知所措。接著鈴聲又響起，是吳姐打來的。「兒子，破千粉了啦！明天就可以聯播了。」彰一解鎖手機，看著影片觀看數字，不斷上升，還沒消化的情緒，又疊加上更多的感覺，狂亂地拉扯手中的被單，將頭埋進被單與被褥之間的夾層。

在蛋殼、與蛋白之間，有一層儲存空氣的氣室。據說小雞胚胎會透過那層空隙呼吸。一般來說，蛋脫離母雞的產道，蛋就會開始自行呼吸。常溫放置愈久，蛋內的水分跟二氧化碳會不斷從蛋殼的孔隙滲出，氣室會愈來愈大，也會愈來愈遠離新鮮。

彰一第一次直播前，不斷大口呼吸、換氣著。他閉上眼幻想臺北後山埤寂靜的街道，當時全臺警戒，他被圍困在雅房裡頭，衣櫃上放置的一箱泡麵漸漸消耗殆盡。冰冷的電腦桌，是遠端會議室持續無間斷、無謂的線上會議聲音，電腦桌面上，帶著眼鏡的企鵝露出鄙視嘲笑的神情。他推開落地紗門，到陽臺呼吸幾把清冷空氣，將所有的精力拋散到空氣之中，就像一顆氣室愈來愈擴大的雞蛋，彷彿輕輕一捏，所有曾經堅信的价值，都將破碎。就在那個時候，他想起他的砲友手機相簿裡印象鮮明的影片，母雞發出幾聲哀號，一顆渾圓、沾染洩殖腔黏液、新鮮無比的蛋，就從下蛋口湧生出來。他突然相信可以擁有一顆將孵化的蛋，蛋會成為雞、更好的話會是母雞，若能在陽臺養一隻母雞，他就可以存活。而到底要花費多久的時間蛋才會生雞、又會多久後雞生蛋，挨餓的人未曾有念頭，深入思考如此複雜的問題。

直播室開啟，彰一調整鏡頭角度，將蛋小心翼翼取下，捧在手心上，滑動、滑動，似乎沒有適合蛋朋友的濾鏡。他緊張地搓揉著蛋，感受顆粒感。突然有人進到直播間，留下三秒，然後離開了。

接著，又有人陸續續進到直播間，「什麼時候會孵化」，甚至留言，「好可愛。」、「我們家以前也有養雞。常常趁母雞不注意，撿食新鮮的雞蛋！」

一開始，彰一也會客套地回覆粉絲，順便進行天數計算，直播主題確認下來：友雞小牧場。他想著，等孵化出來。他要在後院的空地搭建舒爽的雞舍、自行組裝棲架、還要鋪上滿滿的米糠和木屑，以及柔軟沙浴池，讓雞好好享受、當一隻快樂的雞。

牧場開張，圍觀、來去的人愈來愈多，會停下來的人也開始固定到彰一的直播間報到，即使蛋裡的小雞還沒有破殼，已經有一群自稱「小雞婆」、「雞伯子」粉絲，開始為小雞的誕生應援。彰一沒有見過他們，但每天早上七點半開播、到九點下播，這些人總是準時出現在直播間，開始為彰一主理場面。「來來來，新來的訪客，歡迎來到友雞牧場，這顆我們的寶貝蛋，即將誕生，請持續關注。」「請遵守牧場規定，不出惡言、珍惜生命、對人關愛。」他們為彰一的直播間進行開場、也設下規矩。

彰一漸漸掌握了粉絲的群像，他們大部分是三十多歲至五十歲間的臺北人，有男也有女，更精確的說，他們曾經來自宜蘭、屏東或彰化，家裡以前可能有竹圍、有院子，有聽過公雞早晨響徹村落的鳴叫，後來他們都到了臺北，成為了臺北的一部分，但是身體保有鄉土的記憶。

他們愛護動物，有的人在公寓頂樓種菜、有人工作有成回到家鄉買塊農地，一有假日就返家務農、也有人投入原民脫貧計畫，建置了一套友善雞的養殖標準，他們有些人是專家、有些人會定期閱讀上下游的文章、有些人只是愛護生命，想就這樣待著，直到蛋破殼的那一天。

彰一雖然不認識他們，卻愈來愈有一股親密的感覺。

「今天是第十九天，各位雞婆、雞伯，蛋蛋狀況不錯。」「太好了，大概再兩天，就能見證寶貝的誕生。」「取

什麼名字好呢？」彰一將蛋輕輕放回原本的位置上，開始分享心事。

「明天要去臺北領文學獎。有人要一起吃飯嗎？」

「哇！朝成為作家又邁進一步了。」

「恭喜恭喜，要不要來我家，我下廚大家一塊吃，慶祝牧主得獎。」

「好啊，我從宜蘭拿一些蛋過來。」

「真好，超市架上那些飼料雞蛋常常上架，就被掃空。蛋荒時刻，還能吃到新鮮好蛋，好幸福。」

「欸，我們這邊多嘴，我們的寶貝雞在蛋裡，會不會生氣。」

「狗狗，不是要去木柵動物園看原雞。」

「好啊好啊！我家在民權西站。」

「明天見。」「明天見。」

彰一揉揉眼，不可置信，直播間聊天條目之中，出現熟悉話語。

下播後，彰一密了方子的IG，雖然他們追蹤彼此，卻不是平常會聊天的關係。

彰一打好一排文字，又刪除，躊躇許久，好不容易發出了訊息。

「你也有追蹤友雞小牧場？」

過不久，方子回應了。

「原來你認真要孵出小雞，真好玩。」

「當然啊。你給我那顆蛋，以為我只是玩玩嗎？」

「哈哈，明天領獎，今晚要不上來，可以住我木柵的家，小狗。」

彰一想著跟方子相處的種種，總是感覺為難。他翻動了方子的IG相簿貼文，最新一張是他在印度班加羅爾出差時，在科技園區拍的工作照片，西裝筆挺，神情舒緩帶點憂鬱，底下文字述說當時與印度的工程師相談甚歡，如今印度已經禁掉了平臺，不允許年輕人沉迷。

往下翻，有幾張在清華校園、內蒙古，彰一幫他拍的照片，笑得燦爛；也有幾張場景是在北京，卻不出自彰一的相片，同樣是那個帶點邪氣的迷人微笑。彰一不是那麼在乎他的交友關係，他在乎的是方子在圖片下，偶爾寫下的深刻長文。彰一偶爾生活失去動力時，會仔細閱讀，文字裡頭有輕透、也有混濁的部分，他對於能把文字敏銳表達的人，有說不上的好感。但今天彰一陷在他的文字裡，卻很難將文字消化，那些文字跟床上的形象很不一致。他想起方子掐住他的咽喉，朝他的嘴巴裡吐口水，然後強迫他跪下，吞食他滴落的黏液。

彰一搞不清楚，到底方子是在他面前，才顯露下流粗俗面貌、還是IG上面的他，才是假冒的形象，方子實際上就是個整天發情、自作多情，粗暴的男人？

要赴約嗎？彰一不曉得，看著孵蛋機裡頭的蛋，好像微微震動了一下。

為了平臺觸及率，那天前往虎尾高鐵站，彰一交代了吳姐代班直播的事宜。不用將雞蛋取出，只要告訴觀眾，今天是第二十日，敬請期待明天小雞孵化就好。吳姐答應了。身為具有經驗的直播主，肯定不出什麼紕漏的，彰一想著。

那天晚上，如彰一所料想，一進到方子木柵的公寓，雞的屎尿味就從廁所間的門隙串了出來。方子都是運動完，在文山運動中心的淋浴間洗澡，套房裡的廁所基本給母雞使用，裡頭撲滿報紙，保溫的黃燈墜落在牆的一角。陰暗的深處，有一個剪破的曬衣籃，母雞躲在裡頭，發出咕咕的氣音。仔細看，還有一隻吱吱鳴鳴的鸚鵡，啃咬鳥籠邊緣，試圖發出什麼聲音。



是為了方子的母雞而來，彰一在虎尾站等待一小時一班的高鐵時，對自己說。

但當他見到方子，方子臉上不懷好意的表情，進逼的節奏，他突然沒這麼確定，當初他來到這間套房的原因是什麼。

那天晚上，方子毫不留情，像對待獵物一樣對待彰一。彰一沒有多做反抗，任由方子撐開他的下體，進來、又出去。他抓著床沿，用沉默哀鳴的眼神，與浴室裡的母雞，四目相交。他看著母雞抖動臀部，卻遲遲不生下蛋來。

「公雞為什麼總是啼叫？聽說是求偶的需要。」

隔天早上，臺北微雨，趁頒獎空檔前，彰一與方子從萬芳醫院搭上文湖線，坐到動物園站下車。他們先搭了遊園車，坐到山頂看國王企鵝。他看到一隻誕生一陣子，灰撲撲的小企鵝藏在母企鵝的翅膀下，笨拙的行走著。他以前也是一顆蛋嗎？聽說母企鵝與公企鵝會輪流將蛋孵抱在兩腿之間，等待小企鵝有天破蛋而出。彰一蹲下來，隔著玻璃看著大隻的國王企鵝遁入水中，還未換羽的小企鵝則待在岸上，觀察母親游泳的姿態。看得太入迷，起身時，身後已經站滿圍觀的父母，他們抱著嬰兒湊近，臉貼著玻璃，像是一致約定好的，同時間發出好可愛的讚嘆。方子跣著彰一的衣領，離開人群，他們步行，穿越溫帶動物區、途經兩棲爬蟲館，最終來到鳥園。

鳥園沒什麼人，在荒廢的園子深處，那隻雞，亮麗而緩慢的公雞，歪頭晃腦的朝彰一與方子走來，即使雞脖的棕羽以及雞尾的黑毛在陽光下閃動發亮，但當從他倒勾如老鷹的小尖喙，擠出沙啞的聲音，也能感受眼前這隻上了年紀的老雞，不再具有任何魅力與活力。他的體態肥滿圓潤，或許飛不動了吧。「肥嘟嘟的，比幾年前看到更胖了。」方子刻意捏了一下彰一的臀部。紅原雞，彰一唸出告示牌的標示，比對著公母的差異，雌雞在圖片上顯得低調黯淡許多，棕黃色的頭頂搭配淺鏽褐色的身軀，雞冠跟肉髯隱藏住了。往鳥園一看，找不到母雞的蹤跡。

他們離開動物園的時候，方子留下一句沒有邏輯的話，「我不寫了。很難想像一個認真的純文學作家登上《美

麗佳人》，但文青藝人卻一直登上《聯合文學》。」

「未必吧。」即使想安慰什麼，卻找不到什麼合適安慰的字眼。

領獎的下午，方子沒有觀禮，彰一自己出席，接下支票與集團董事長獎盃。旁邊的創作人，眼睛都發著光，他們有人已經是出書的作家、有些人似乎能夠成為真正的作家。他看著手中有如雞冠造型的獎盃，想起被各種文學刊物拒絕刊載的往事，他突然感覺自己格格不入，在這閃亮亮的舞臺之中，他就好像那隻木柵動物園的老原雞，突然被移到大門廣場迎賓水池中，身陷在一隻隻優雅、還能伸展長腳、單腳站立，深受歡迎的紅鶴間，他短小的雞腳拍打飛濺起水花，卻飛不起來。

傍晚，友雞牧場直播見面會，在熱情的小雞婆家舉行。總共五個人出席，桌上是新鮮的番茄、是小農醜蔬果做成的蔬菜鹹派、還有一顆顆晶瑩剔透，飽滿的蛋，從宜蘭友善雞社孕育的。

「這麼漂亮的蛋，真是稀有。」

「現在不漂亮的蛋也很稀有了。全聯還限制買其他商品的金額達到三百九十九，才能購買一盒普通的紅殼雞蛋。根本搶爆了」

「那不就跟愛馬仕一樣了嗎，蛋荒起來，也變成奢侈品了。」

「扯！扯爆了。」

一切都可以回推三級警戒發布後的時光，彰一知曉。當時他困在臺北的小公寓裡，渴望一顆蛋拯救的時候。疫情導致原物料上漲，警戒後餐廳紛紛關門，雞蛋沒得消除，雞農開始清理系統化格子籠，淘汰一隻隻生來只懂吃、排泄和生產的蛋雞。緊接著秋冬禽流感來襲，又有許多無辜的雞遭受撲殺。等到今年餐廳開門，種雞、雛雞要不是都還沒長大、要不是老早搶購一空，買不到了。

彰一通知代班的吳姐，可以準備直播。

3的直式畫面裡，吳姐切換口紅濾鏡、麥克風、音效器架設完畢，將孵蛋機扛到桌面角落置放。晚上七點半，把蛋取出、準時開播。她的狂粉湧入直播間，像一隻隻吵鬧相互挑釁的公雞、又像一尊尊嘈雜的早療AI，擠入吳姐與蛋之間的小空間裡，發表與平常氛圍完全不同的高見。「吳博士，不吃掉嗎？」「孵出來的話變成雞，可好吃了吧。」「雞到底是生物，還是食物呀？」

雞到底是生物還是食物呀？

在臺北實體見面會，彰一坐在產地餐桌前，身旁圍繞著溫暖帶有關懷信念的人。他或許思考過酪梨是水果還是蔬菜的問題，但卻沒有質疑自己，天天觀察蛋搏動跡象的作為，他早就習以為常，手中這顆寵物蛋，也將成為一隻健康下蛋的母雞。

他會一直是健康的母雞嗎？當未來吳姐手中屬於他的那顆蛋，成為了一隻成熟的母雞，用一生產下四百五十顆普通而美味的蛋後，牠還會有存活的價值嗎？其他的雞呢？可以一如既往安然品嚐嗎？

「據說日本人有一種觀念，就是懷著感激的心，爽快地吃掉，以接受生命的奉獻。」不知道是直播間、還是現場，突然有人打起圓場。

直播接近尾聲，吳姐一一感謝直播間抖內贈禮的粉絲，一邊伸手關掉螢幕。

那個瞬間，蛋從吳姐另一隻手中擠出，像從母雞的蛋道迸出一樣，滑出了畫面。螢幕倏忽漆黑。同時間臺北直播見面會現場，所有人都驚叫出聲響。那個當下，彰一腦中亂哄哄的，他感覺人被困住了，他覺得有一部分的自己是那隻沒有啄破蛋殼的幼雞，濕漉漉地躺在桌面上，微小翅膀構造的支幹，插在扭曲身軀的兩旁。

「插翅難飛」、「插翅難飛」、「插翅難飛」、「插翅難飛」、「插翅難飛」，「插……」他的腦袋像一個重

複字詞的 AI 機器人，不斷重複著這段四字成語的唸誦。

返回斗六的國光客運上。高速公路的車流印在玻璃窗前，他想起曾經租賃的狹窄雅房、不固定的交配關係，他想起寧夏夜市，臺北雙連的辦公室。他清楚想起，他只要將公司的企鵝畫上眼鏡、把企鵝佯裝成專業博士的模樣，即使根本沒有什麼 AI 聲音自動化的檢測系統，只有亮麗的說法、包裝與外皮，公司的 CEO 就能在種子輪融資，一次次募集到公司存續的經費。他想起他回到斗六的日子，為了等待一次可能爆紅的機會，他要在短暫的時間內，剪輯、發布、生產沒有營養的資訊，傳到網路上去，等待人們發笑、等待眼球駐足、黏著、甚至死不放手。從臺北到斗六，客運接近四個小時的路途，他沒有睡去，他幾乎想起一本認真的純文學小說，能有多漫長。

回到家中，落蛋的地方已經清理乾淨，還沒出世就死亡的痕跡也被抹滅乾淨，剩餘的蛋殼成了門口九重葛的堆肥，彰一不再直播、也跟友雞牧場的同好斷了聯繫，那一顆潔白、或許帶有堅韌性格的蛋，淡出了彰一的生活場景。時間接近新年，吳姐說過年前要去銀行辦事，要不一把把支票拿去兌了。那天，彰一跨坐上吳姐的機車，騎過斗六市的圓環，車流圍繞著圓環、圓環中間正進行著水舞預演。水花進進出出噴水孔洞，擊中了一隻天空中飛揚的禽鳥。似乎沒有什麼人目擊。

停妥車，走進彰化銀行斗六分行，銀行副經理走了出來，「吳姐好。這是？」

理專黃小姐連忙靠過來，「吳姐的大公子，他很會寫作呢。今天有跟我預約，來兩位，這邊請。」

在理財貴賓的專櫃上，黃小姐一邊處理吳姐的貸款、賣掉手頭幾萬塊的美元。一邊協助彰一兌換微薄的文學獎金支票。她手腳俐落的處理、在銀行單據上蓋上印章，一邊跟吳姐閒話家常。

「等等給你我們家的燒鵝。」「燒鵝？」彰一、吳姐異口同聲。

「對呀，我們家的燒鵝，很好吃的。」

「你們家養鵝？」愈發好奇的彰一忍不住詢問。

「在竹山那邊，我們家做小鵝批發，燒鵝是我們家剝肉醃的。」

「都是誰在買？」「都盤商跟屠宰場的人啦，我們像農夫一樣，唉都沒賺錢。一隻鵝一百，他們宰鵝的，殺一隻可以賣到兩千呢。」

「那有人會買鵝養來觀賞嗎？」「欸？一般都是拿來吃欸。鵝也蠻兇的耶。」

彰一安靜地聽黃小姐說話，一邊看她俐落的蓋章。「我們都給鵝吃牧草，最近玉米實在太貴了。」「啊，吳姐，最近美國應該不會再發瘋升息了，要不要把美元出清一下。」「過年了呀，今年要包多少紅包？啊，要不要順便換新鈔……。」

他的腦中又響起不斷重複的聲音。

「恭喜發財」、「恭喜發財」、「恭喜發財」、「恭喜發財」、「恭喜發財」、「恭喜發財」

彰一回到方子的套房，想起他跟方子最後一次性愛那天，電腦陰暗亮著，不斷播放著 Youtube 上，一個鸚鵡學習說話的錄音機頻道，當作他們抽插喊叫時遮掩聲音的背景音樂。彰一跪在方子的下體，盯著那條短暫膨起、又瑟縮的細長陰莖，在眼前晃來晃去。底下垂掛著充滿皺摺、乾癟癟的陰囊。握著方子隆起的器官，覺得在這個什麼都頌揚短、以輕巧、快速為圭臬的年代，能擁有一瞬間，被真實、飽滿的力量塞滿的感覺，還算不錯。浴室裡母雞咕咕大叫起來。

他張口，不由自主地說出，「いただきます。」

## 作者簡介——Fog

Fog，本名陳議威，一九九三年生，想像朋友。曾獲林榮三散文三獎、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。書寫十多年，突然有些話用散文說不出口，寫了這篇故事，能稱作小說嗎？

## 評審意見——甘耀明

這是貼近現代生活的小說，主角彰一回鄉工作受挫，在母親吳姐建議下，做起直播主，定時直播孵蛋過程。作者戮力蒐集孵雞蛋的科學資料，與轉播過程所需的影像設備，巧妙轉化為小說的有效情節與背景，烘托主角情緒，成功勾起臺北城居民的鄉村記憶，然而一切毀於蛋破，主角心中尚未孵化的幼雛也死去。小說婉轉經營的另一條副線，是主角與方一的情慾流動，隨著直播終止，這層關係反而留下一層尚可記憶的過往。孵化未成的小雞與朝露般的情慾，到底哪個才是真正的生命刻痕，小說並未再度詮釋，反而留給讀者各自想像的留白，這是小說最值得玩味所在，可再三咀嚼。